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幷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幷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光英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璪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從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進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
不涉村邑遊仍定心更增幽績故使
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墉宇崇峻違順
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
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
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
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
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
跡成蹊本性仁慈来入于室牀前庭
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作浮未能安靜
便通夜山行無問榛梗猛獸鷙鳥見
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其舍育
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
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
戒師礼畢志岵違預在尊嚴聞便避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跏坐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
徒也親喻令食荅曰疾勢將陵命非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
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南山大和寺
羣盜来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悕況奴賊耶因剝其衣服曾無悋色
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卿
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
命於此氈不可離吾命也群賊相看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二十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
絕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撿心更無營
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勑度七人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
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
陛下大敬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
禪師但綠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
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
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
履節無虧勑勞郣重崇敬弥異乃賜
香爐等物仍令住焉翊大興國寺經
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河崖迴曲地
稱天固鑿山為龕凝道其中武德七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
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歎會又降異
香大如桃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
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
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
改即於山栖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
盈万計鼓儛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
在道隱括為先從生至終儉約為務
安人生深之本偏所誠期故林一生
常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從取食不上
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
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
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
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
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
孺性度沉嘿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
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
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亘
道相趍應崇門學徒為稱首後遭周
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
修念慧用袪風罪精厲所及法門弥
淨心用攸厝每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
生緣又聞禪病對猶家大為受三歸
自尔馴狎更繁其類隋開入度還事
業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
十二年有勑令捜簡三學業長者海
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
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勑城內別置
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
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
出有司普聞惟遠下勑賜帛三百段
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
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
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
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
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綺小學年中
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濬法師為
力生也濬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
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
博聞時大莊嚴曠法師者義府經笥
道映雄伯負袠淹留專功一紀究盡
端擁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華言
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神丘壑遂起
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弥
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
拘小節乃又從之撗經者溢坐扙氣
者涅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
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汎然
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
遘疾終於大業城南武州剌史薛仕
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
日賊退途静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
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塋隧未理
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
閑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壹一心慈惻
万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
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
則焉加以篤愛垂篆尤工草隷傍觀
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實愛俱沐法流
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勒丈六夾
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
龕泥象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
流水漆布丹青彫繢綺華乞開信表
法廻向寺釋道恭日余以擁腫拳曲
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垂顧眄賞
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
之詩跋石班荆辯肇融之論故人安在
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
咽絶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記徽猷
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蘊
城𨛬六賊丘陵膠固愛綱縈廻業繩
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塗倏靜纖海
俄澄八樹潛暉五師係軌慕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
有德知足知止學搃羣經思深言外
樂說河瀉飡風雲會七衆闚揵四部
襟帶振綱頹綱繄其是賴世途淪喪
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隠顯從時坏汎
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
窀閟昔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
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
玄垌靈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頴陰人三歲喪
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便身而立因
斯禍苦深悟無常投庶三寶用希福
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
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
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趍殿下口号鮮卑問訊衆僧
乞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挺出衆立
作鮮卑語荅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勅
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群友報
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
百二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
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
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
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
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食
以术松面青天而浚心吸白雲而塡
志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
杏七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
索全無來處即荷眞資但勤勵業其
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
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
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詣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
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
拓王猛次大夫乙要謙問從何而来
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
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推
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
侶藏只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
為徒侶草木為粮粒然自推村豈
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敢食山粮
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僧等報奏下
勅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
蓋山来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
衣冠為涉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
文譯撿按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
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
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
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
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廣馬周斯
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
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
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
鐵攘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
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仰觸聖

願屯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尒
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
安詞弥厲十奏既達帝回道人怫不
藏公曰人生所重无過於命處身極
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慨然改色乃
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持比
丘朕不煞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
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頻
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
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
勑萬年長安藍田盩厔鄠杜五縣任
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
勑終未開弘怏結心靈思懷聖道周
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
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
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
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
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
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
晉陵公撿按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
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
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丞相龍飛即
改為開皇之元年十五日奉勑追前度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
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欝
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揖尒後每
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
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茯
苓棗杏蘇油散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
靜不畜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候將軍索和業者清信在懷
延至宅中異礼奉養積善所重遂捨
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万僧
齋右僕射穌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
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
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
所住處可為濟法令之隆政坊北門
僧寺是也嘗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
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
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蕃
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爰殂薨于斯
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
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
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
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
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忘

德十六年隋祖平齊州大將王公已
然信佛大業九　第十卷　衣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
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
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覺
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才藏大業末
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綱管相
續維持以藏名稱治聞乃補充太平
宮寺上座綏緝少違無替所臨及大
唐建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繕兵旗
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
觀之始情奉弥隆思報冈極畢由造
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新不果藏
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鄠縣觀臺
因儉武子建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凡
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
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
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為業雖略觀名
教偏委邪正而偏擅行途不涉言說
乃別建道場威羅儀像播花交列眾
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
燒香供養烟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
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業故有

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矣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
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
無替由来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
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
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礼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悆即告無常合寺齋赴許
聆遺訣起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
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
顧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
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
其絶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纊屬之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
貞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来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尅期將殯四遠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
人馬輻湊事等市闉舉以繩牀坐如
入定路既交擁牢制難加乃迴道西
城破荒就塋衆又塡逼頻等大崩便
殯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龕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曰別常有佛礼
香花無絶後遂塞其窟戶畫塔於上
勒銘於右用旌厚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
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
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終
諸論涌深加猒離如為怨逐揩出塵
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
禪佛隴警訓迷途為世津導舟識融
仰遠之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顧一
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盡受禪
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
動寧處受命遺言常居佛隴修禪道
場樂三昧者咸共師仰晏坐之暇時
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
整惟經基未播始欲就工有香鑪峯
山巖崚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
靈驗自古已来無敢視其峯崖況有
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
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爾而
已其香鑪峯檉柏木中精勝可共取
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
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尓夜夢人送
跡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
既感冥示即便撝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令鄣取之荅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
無苦必不相悞從首徃取檉栢之樹
惟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諸次訖
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為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尓事並經勑隋國
既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競立梁滬
滿於江溪夭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徃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
有魚人見僧在滬上立意謂墮水將
船徃救僅到便無因尓梁滬皆不得
魚乎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徃香鑪峯頭陁晞諫曰
彼山神剛强鄉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徃也雲不納首遂徃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駈雲令還自陳
其事方憶前言深生歎仰有弟子道
亘在房誦經自徃喚云今晚當有僧
来言貴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絓著納

錫西禪得奉年十九 第十六張 子 禪

次執錫持鉢形神奕後有異常人從
外而来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須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鍾
聲大振山谷便云音㬉吾也未終数
日諸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
浴適貴山中鳥狩異色殊形常所不
見者並皆来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
㬉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
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辞理深邃既
竟告弟子曰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
永别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
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識曰人生有
死物調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
去勿尔閙乱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
来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
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
相見可自懃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
國諸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荅云如
吾見夢報在兠率宮殿青色居天西
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
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荅云灌
頂却後六年當来昇此說法十八日
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曳尒曰村人登山㕘疾食竟辭還又
曰既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負道前去
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尒之時晈日
麗天全無雲翳謂㕘人曰既已不住
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
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
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處
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
柔軟不異生平所從龕墳在先師智
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
群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
道如說修行年登冠肇進受具戒律
儀成範資訓弥弘又聽涅槃等經盡
其大旨名敎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
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
歸依礼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
創弘大法智滿蒙仍國化引而廣之
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麁
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礼懺用攝恒情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要坐彌弱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
目濃明白黑交臨預有叅拜莫不神
駭而毛動咸加欽仰為菩薩戒師而
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昔邀請未
即傳授乃親為竭誠方等行道要取
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
方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趍不絶
而専意靜觀猒此諠浮乃徙居梨城
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
林禪懺無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
務或乘又往鴈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
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
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惠修
心俄為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
侶乘張滿乃録其同志五十餘人西
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
隋季道消賊徒蜂起生民墜於溝壑
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
人弘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
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勑引勞令止許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礼

問觀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
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
是戒神所護耳重訑曰修覲曰弟子
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
當為立寺既登京華天下略平武德
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
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滿德為物
歸道聲更遠帝欲慶之京室下勑徵
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邛
農公劉讓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勑
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獫狁孔熾
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
燀屢舉罔弗因之太原地接武鄉兵
戎是習乃勑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
登又下勑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
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迩晉川
髦彥沙汰之餘覲滿坐受嘉慶皆来
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往者
常數貳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
其誠時或情學親占別識妄引聖量
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渙流而身
伏嗟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
人故得摽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念遂淹庚篤本
性無擾閙人同集曰遺誡勸有沙門
道緈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前滿
曰法有生滅道在機緣觀相易入其
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
期滿乃聘衡而告曰積年誠業莫此
弥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
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
勿壓妄識緈乃退焉其堅白持徵為
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
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
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
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
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枝合衆悲驚
哀相現矣泰山其頹學法人斯逝聡類
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
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
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
貞氷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飢寒頻
經斷穀用約貪深目不邪視言不浮
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
不預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
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踈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盋袋挂于壁
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懍
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
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煢煢遑
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姓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憑荊州
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寡
符上德世傳儒業齒胄上庠年有十
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
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
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
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
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
平齊像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
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
卉為群麏麚伏其前山禽集其手
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礼焚香讀
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貞如恭
敬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
斯自尒屢降幽靈勝言叵載開皇之
始弘闡釋門重敘玄宗更聯榮問有
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

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
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
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
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
邕同來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
行之殁世綱捴徒衆甚有住持之功
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
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
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
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
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
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己體道藏
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
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
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
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誦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
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
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
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
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勒音
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
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曰進 續高僧傳本作也 永王子 平
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絢郎舉當時
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範油鉢弥新
留思消搖師猒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綱同有勵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
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可述
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
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
脩迎訪問遺迹後屆荊部停玉泉寺
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
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
禪衆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微隨智
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
誦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奉
隨負笈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
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
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
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
天台飡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
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
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
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
事遵眉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揔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
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
之日智者初建隴南十里地日丹丘
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
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
工入合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
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巡本國万
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
宇初成出山恭賀遂蒙引見慰問重
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
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乹威送還山寺
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
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
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寔海
西之壯觀也逺符智者之言具如彼
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
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
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
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
高足法門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
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行遲來儀
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

亘闡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張 承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
還覲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
捴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
問左右僑叙軒皇先駐阪泉之栽暴
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
容下勅迎頂達至行所引見天泉叙
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吴旻送還台
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
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嘿雙化
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覩三觀
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
祈天鼓皆蹤淪情性潔雪胷襟三業
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
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
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
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
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
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
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
弥陁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貞歡
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耎頂暖經日嘗
有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天見先（續高僧傳第十九 [illegible] 卒 ◎）
師智者寶坐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
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
法焚香驗言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者略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卒于寺之
南山遠近奔號喧震林谷初頂化流
遐俗神用弘方村人於佛龍去山二十
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
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授旃檀香
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
流伏溺人逕不逼頂留連愛翫願而
指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誦經曾
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
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誦法華金光明
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
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
揭鍾就講顏無懼懾賊徒麾旛詣寺
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
雄悍奮發搴覩驚懾一時退散嘗於
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
三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革運一石
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

若耶攜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逐折為
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異
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
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著
觀若論常依法華又論涅槃金光明
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疏
闡其遺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
或同天網下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
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
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
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國清寺衆今
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
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拯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
遷寓居臨海祖之秀梁倉部侍郎任
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拯
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越人親里
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
悽厭纏釋便遘疾病頻經歲月醫藥
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
向月而臥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
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經句綱
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方来謂瑑曰我今故来為汝治病即
以口就瑑身次第吸嗽三夜如此因
尒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
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
遜聞智者軌行超羣為世良導即泛
舸豊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
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
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
出上昇虚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
道衆生聞法華經將来之世破無明
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
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来于鎮
所瑑随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
仍即辞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
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揺動户扇瑑即
問之汝是何人夜来揺户即長聲荅
云我来看燈耳頻經數過問荅如前
其寺内先有大徳慧成禪師夜具聞
之謂弟子曰彼堂内従来有大悪鬼
今聞此聲必是鬼来取一人也天將
欲曉成師扣户而喚瑑未暇得應便
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瑑即
開户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告耳成師以事諮王
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琛謂防人曰
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
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令防人去後
第二日夜鬼入堂内擲擗打觸遍東
西堂内六燈琛即滅五留一行道坐
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二七日中專恒
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
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
喜琛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
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楪設琛食竟
進趣前途主人於後瞰此餘殘並皆
吐瀉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
琛十里方及見琛快行無恙問曰何
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荅曰食道
無他可藥藥反驗不須見逐驗之道
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
年駕幸江都琛銜僧命出參引見内
殿御遙見琛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
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琛
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
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
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業六

年又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覲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防援還山凡經八廻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豊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二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為福事蒿芠以為殿塔不俗談戲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旣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来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生以為弟子智者笑云宿搘願力令得相遇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勑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撿挍餓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illegible]

陶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
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
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
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
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
専思智者反路台岑令造大鍾天台
供養江陵道俗竟為經營當欲鑄時
盲人来看明懸鑒撥知相不吉果令
開摸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
中支不具者勿来看鑄遂得了亮鏗
鏘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
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
地純是礓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
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
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講
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
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遥聞此
事即施杉柱泛海送来頂向赤城感
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
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
諫一依仁者竪堂之日感動山王最

[illegible] 永

朝隱斬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闔百步
許曰佛鑒下直到於寺至乎日浸遻
迭攢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
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
六時有一人稱從槠溪村来施金十
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
礼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此
房侍者恒聞房内共人語話陰伺察
視不見别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
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
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
自晚新淨之衣着故破者換衣纔竟
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
手仍内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内弟
子棠奉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
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
懷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淅南諸州男
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
隨緣喜捨每恭隋帝悉蒙令坐賜給
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
造經像有勑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
金銅尊像小大千躯悉人中已上十
遍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像為利益又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二張 丕
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来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
出家事諸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
陟岵寺值周滅法攘處俗中為諸信
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
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
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
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
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
終世之所也即昔隐淪之故地矣山
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
範後文帝勑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
山引見藏日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貪
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
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帝歎訝
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勑慰
問并施香油熏鑪及三衣什物等仍
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
踐者皆理事齋稟京邑士女傳響相
趍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貞
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
身非世撿時復臨叙終安豊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
撿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
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
任居僧務夏雨冬氷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陁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
逈拔林端靈塔架峯迢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遥欽矣又爰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曰說欲由来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超挺唐
量八尺二分曾貞魁梧峙然峯崿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僻途四里幽梗盤岨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屐每
至食時乗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囚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圖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曇欽葳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
顯禪師為其得傳顯道素溫瞻有聞
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
自然外崩顯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
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
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
而顯専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
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
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
四十餘僧喜為沙弥親所供奉晝則
炊煑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
烘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畢
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
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
卷餘則専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暗
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内文帝勅召追
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礼隆異儉行為
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
利帝里所珍瑩以寶臺處之上室鐀
實溢目非德不知大衆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
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
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
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
坐二儀指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屬晨
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
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逼而觀
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
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
無論客舊皆周給瞻問親為將養至
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
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
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
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来問疾並為病者陳苦有問其故
喜云病人纏惱来問致增故耳武德
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
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
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
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之亭歸行務
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
通旨理暢顯神衢伍濠平雜倫紀傳者嘗
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趣居東伍鳳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
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
胥之陵吏淵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
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
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
夜遊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
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
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及至
尋頓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
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
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
門人無常至矣勿事蹢擾當嘿然靜
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
將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
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
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
樂處終是經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
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
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
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
為栖骸之所命弟子亦之及其終後
寺僧属其儀貞端峙不忍行之鑒山
為龕將欲藏瘞尒夕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廻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道
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
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
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窆內
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親往觀
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亦後恠無損壞
遂舉其納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
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
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
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
行成明日光聲采加以敬慎戒約閒
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
差必盡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懽
安卹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麤誠其
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廿九　習禪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